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我的 1000个孩子

MY 1000 CHILDREN
THE STORY OF MUM PAM

——帕姆妈妈的故事

帕姆·柯普 & 艾米·莫洛伊 著
谢泽畅 译

从美国到越南藩朗、柬埔寨金边、海地、加纳
失去儿子的妈妈开始1000个孤儿的生命大营救

我的 1000个孩子

MY 1000 CHILDREN
THE STORY OF MUM PAM

——帕姆妈妈的故事

帕姆·柯普 & 艾米·莫洛伊 著
谢泽畅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2-2014-126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1000个孩子：帕姆妈妈的故事 / (美) 柯普.
(美) 莫洛伊著；谢泽畅译.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201-08701-6

I. ①我… II. ①柯… ②莫… ③谢…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3511号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New York, New York,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32开本 8.75印张

字数：240千字

定价：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被我们抛弃在阿提刚果姆·科普村的那个男孩。

帕姆·柯普

(Pam Cope)

美国普通妈妈，平民慈善家。

2000年，她成立了“点亮生命”基金，

将点亮流浪孩子晦暗人生作为毕生事业，

十年时间她已成功救助1000名儿童。

艾米·莫洛伊

(Aimee Molloy)

自由记者

曾与参议员约翰·克里和特里莎·海因茨·克里合著了

《地球上的这一时刻：今天的新环境主义者以及他们眼中的未来》

“点亮生命”基金网站：<http://www.touchallifekids.org>

我的1000个孩子：帕姆妈妈的故事

责任编辑 | 张璐 特约编辑 | 孙雯

装帧设计 | 朱君君 后期制作 | 顾利军 责任印制 | 梁拥军

策划总监 | 赵海萍 出品人 | 吴畏

目 录

序	001
---	-----

Chapter 01 尼欧肖·我的生活	007
---------------------	-----

我们这种人的生活状态——拥有一幢漂亮的房子和得体的衣服，几个有教养的孩子，还有一个深爱你的丈夫。我努力地用这个标准打造着自己的形象，我所能做到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当个好妻子、好母亲。

Chapter 02 法耶特维尔·詹特森死了	023
------------------------	-----

我渴望得到尽情悲伤的权利，也希望其他人能让我远离真实的生活。如果说世上还有什么事能让人完全陷入一种自怨自艾的状态而无法自拔，那一定是失去自己的孩子。

Chapter 03 藩朗·领养计划	051
--------------------	-----

在这个随时可能被摩托车撞死的城市里，他们被称为“地球之尘”。她小小身躯紧贴住我的心脏，有一种陌生的情感悄悄占据了缺失已久的地方……

Chapter 04 阿肯色州·艰难抉择	071
----------------------	-----

如果我们对他说“不”，那将极有可能意味着他所有的少儿时光，都将在那所孤儿院里度过，没有良好的教育，没法吃饱肚子，永远也不知道世上还有人全心全意地爱着他。

CONTENTS

Chapter 05 胡志明市·迎接范 087

孩子们被卖到工厂，或沦为家仆，甚至为他们的主人沿街乞讨。但是在越南，被贩卖的大多数女童被迫从事性交易。并非只有我自己的孩子才是上天派给我照顾的对象，我要再找15个孩子。

Chapter 06 金边·给艾滋病家庭一个家 105

那些窝棚里面的房间，女孩子们坐在后面，目光呆滞地看着街道，似乎和当年关押在杜斯兰集中营里的囚犯没有什么差别。三十年后，这里会不会有哪家妓院能成为一座博物馆？

Chapter 07 岬港·解救彭双杜 117

这一对年轻人偷偷相爱，却不被世俗所容。他们和15个月大的私生女儿绑在一起，点燃了炸药引信。女儿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唯一的生存希望只能是终身乞讨。

Chapter 08 尼欧肖·拥抱俊 143

两年来，俊一直忍受着钻心的疼痛，如果感染细菌进入血液，将随时因患上败血症死亡。一次又一次的拒签，让我几乎彻底放弃。多么荒谬，他们认为我正在钻领养制度的空子。

Chapter 09 阿克拉·幼奴的故事 153

当极小的跳蚤一样的小虫进入人体，就会在肠子里长成三英尺长的蠕虫，而所谓的“治疗方法”之一就是将其在棍子上卷成一团，缓慢拉出人体。在加纳，如果没有安全的饮用水，随时都会感染这种可怕的疾病。

目 录

Chapter 10 基特克拉齐·现实如此震撼 181

很多克拉奇的寡妇要经历惨无人道的传统仪式，七天炼狱后期，没有足够食物的孩子从此沦为孤儿。湖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让人痛心。看看这些幼奴吧，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Chapter 11 阿提刚果姆科普村·带我们走吧 217

每天都要被迫工作很长时间，没有多少饭吃，不仅没有足够的食物，而且还因为工作表现“活该”挨饿；还被逼着躺在一张长凳上，任由“主人”用木棍抽打。那张《纽约时报》的照片里，马克空空荡荡的眼神，记录着他曾经在这个男人的掌控下所经受的磨难。

Chapter 12 不是尾声 249

当每个人都在说“你疯啦！已经够了，别再给了”的时候依然带着激情，且不计得失地继续奉献。我坚信这样的慷慨——当连最后一块贴纸都奉献出去的时候——会让你随时都能得到生命中最不同寻常的馈赠。

致谢 259

附录·帕姆妈妈的非凡之旅 263

序

Peface

那是2006年10月下旬的一天，当时我正坐在纽约一家希尔顿酒店房间的床上，从这间房间可以俯瞰到整个时代广场。之前我的丈夫兰迪和我临时起意，决定前来纽约与朋友们一起观看《妈妈咪呀》^①。这个周末真是开心，整天不是长长的饭局就是慵懒的小睡，只有那部恼人的百老汇演出曲目让我一直无法释怀。星期天早上，兰迪外出散步了。我把正在读的一本书放在腿上，看着奶油在我的咖啡里像火山喷发出的乌云一样层层叠叠地翻滚着。我喝着咖啡，周遭一片寂静。要知道屋子里还有两个8岁的孩子，如此安静且不受打扰的时刻显得尤为难得。可是好景不长，兰迪手里拿着一份《纽约时报》，冲进门来，一下子打破了这份宁静。

“快把书放下，”他说，“你一定得看看这个。”我从他手里接过报纸，看到了头版的那张图片——那是一个瘦小的非洲男孩，站在一间看上去就像是土坯房的阴影下。他穿着一件大人的T恤，上面印着一个小美人鱼。T恤太大了，就像把他整个儿吞没了一样。领口已经很旧了，而且扯得很大，几乎都垂到了他的肚脐处，让人一眼就看到他胸口突兀的肋骨和皮肤上的疤痕。T恤的下摆基本已经贴在地上，所以他就像穿着一件裙子。但真正摄人心魄的，是他那一对眸子里幽灵般的眼神。

^① 英国剧作家凯瑟琳·约翰逊根据瑞典ABBA歌舞团的歌曲改编的名剧，自1998年推出以来，在全世界巡回演出，风靡全球。2008年甚至被改编成好莱坞同名电影。

我一字不漏地把整篇文章都读了一遍。看完之后，我从床上站起身，走到窗前。时代广场上或橘黄或粉红的霓虹灯投射过来，映照在窗户上，空中飘着轻柔的小雨，我身处几十层楼之上，看着脚下成千上万的人们撑着暗色的雨伞漫无目的地来来往往。

照片中的男孩叫马克·科瓦德沃，是个只有六岁的幼奴。他住在西非的加纳，父母将他卖给了沃尔特湖畔的一个渔夫，沃尔特湖则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湖泊。在那里，他和成百上千像他这样的男孩一起，被迫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一周七天每天干活。他的每一天都从清晨五点左右开始，那个被他称作“主人”的家伙用从附近一棵树上折下的树枝把他抽醒。睡觉时只能用一条薄床单取暖的他，接下来得赤着脚，在黑暗中跋涉来到湖边的水里，爬上一只独木舟，与其他奴隶一起划着桨，驶向前一天晚上已经撒好的渔网。船上那些比他大的奴隶孩子为了干活更加便利，身上常脱得一丝不挂，他们一个猛子扎下水，就能捞获网中之鱼。而马克则拿着一个浅浅的烹饪容器从四处漏水的独木舟里，一次次地把漏进来的湖水舀出去。他这么做，不仅因为这是他的工作，如果做不好或者不愿意干就会挨打，而且也是出于担心害怕。因为从没有人教过他如何游泳，如果船沉了，他的结果就会像很多他所见过的其他孩子一样——沉到漆黑的水里，被渔网缠住，再也无法浮上水面。

马克的“主人”每年会付给他的父母大约二十美元，作为马克的工作报酬。加上马克，这对父母已经卖掉了五个孩子。其中有两个也在这个村子工作：十一岁的哥哥科菲与他一道捕鱼，九岁的姐姐哈格爾则是做家仆，帮助主人照看孩子，清洗打上来的鱼，以便拿到市场上卖。马克上次见到妈妈的时候，她骗他说正准备带他去看爸爸。事实上，他被带到了这个渔村，看到了自己未来几年的“新家”——一间仅六平方英尺的黑暗窝棚，只有一个很小的窗户。而且，除了他，还有另外四个男孩也住在这里。

我把这份报纸放进了随身携带的包里，兰迪和我都得准备出发了。我

们要收拾好行装，在楼下与我们的朋友会合，共进早餐后结账离店。但此时此刻，我却很难平复自己的心情。这顿早餐，我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用吸管在酸奶瓶里画着圈，我无法控制自己，一直都在想着马克。我的两个最小的孩子，范和塔图姆，都比马克大不了多少，一想到若是他们也过着这样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我问周围的人，是否知道加纳到底在什么地方，结果没有人能给出正确的答案。

那天晚上，兰迪和我回到家，把范和塔图姆哄上床后，我把那篇报道又读了一遍。那张照片的摄影师若奥·席尔瓦，在拍摄中着实抓住了某些不同寻常的东西。不仅是马克所处环境的各个细节，也不只是那件印着小美人鱼的T恤，以及他那瘦小枯干的身躯，而是他眼神中的疑问，就像在说：“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我，还有我被迫所做的苦役，那么你们该怎么办？难道只是转身走开？”

我把报纸放在一边，走到楼下的书房，那里堆得满是玩具和换洗衣物。我登陆互联网，因为我对非洲一无所知。加纳到底在哪里？我看着一幅非洲大陆的地图，想象着什么人费力地向我讲解着这个国家所处地理位置的情景：

“它位于多哥西面。”

“是吗，多哥在哪儿？”

“就在贝宁旁边。”

“贝宁又在哪儿？”

“布基纳法索的南边。”

“世界上还有叫布基纳法索的国家？”

加纳真正的地理位置，应该这样描述：加纳位于非洲西部凸起的那个部分，如果你把这片大陆看作一个没有双腿、没有头颅、只有一条胳膊的人体躯干，加纳就处在这条胳膊的腋下。至少那天晚上，临近午夜时分，这就是加纳在我脑海中留下的印象。

论面积，这个国家和俄勒冈州差不多大小，与很多西非国家相比，加

纳还是比较富足的。占地近三千平方英里的沃尔特湖，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湖泊之一，修建于1965年，当时的目的是利用水力发电。我还研究了这个国家的城市分布，找到了马克父母所居住的阿保齐，还试着估计了一下从那里到沃尔特湖之间的距离。接着，我开始了解加纳拐卖儿童的情况。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世界每年有将近一百二十万名儿童被卖做奴隶，其中非洲儿童占六分之一。据估计，在加纳，每四个儿童中，就有一个孩子被卖为奴，他们中的大部分从事渔业工作。与马克一样，卖给渔民的儿童被迫在严酷危险的条件下每天长时间工作，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其实很多现在的渔民，当年也都是幼奴出身，同样饱尝现在这帮孩子们的艰辛——整天累得直不起腰、没头没脸的毒打以及困扰一生的恐惧感。有报道说，贩卖孩子的父母们普遍相信，这样做是他们的孩子今后获得更好生活的最佳途径，因此尽管他们同样为孩子们所受的折磨感到非常痛心，但没有渔民们所付的钱，他们自己都活不下去。反过来，如果没有这些儿童们的帮助，渔民们的生活也无以为继。虽然像马克这样年幼的孩子并不是理想的渔业工人——他们太小，无法承担更加繁重的工作，而且不会游泳，胆子很小——但与更年长的孩子们相比，他们的价格更加便宜，因此也就成了渔民们购买幼奴的首选。

仅仅是一年前的2005年12月，加纳政府颁布了《禁止人口贩卖法》，将贩卖人口的行为定义为非法。但是由于该国政府缺乏执行法律的有效能力，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法令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事实上，在该法颁布之后的一年里，没有一名涉嫌贩卖人口的违法分子被捕入狱。

我回到床上，马克的形象依然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想，已经有千千万万的读者看到了这篇报道，一定会有人挺身而出，向他伸出援手。在我一生当中，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时刻——我会很轻易地告诉自己，并不一定要做这样的热心人。不，总有别的什么人去勇敢地承担责任，比如那些富人，比如那些饱读诗书的人，还有那些不用看地图就知道加纳在什么

地方的人。毕竟，我不过是个有着四个孩子的44岁母亲，一个从未上过大学，只是在密苏里州尼欧肖当过发型师的家庭主妇。给予马克·科瓦德沃这样远在天边的陌生孩子以帮助？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九周之后，我登上了一架飞往加纳的班机。

然而，这是一次耗时七年、让我倾尽所有，却换来无尽勇气的旅程。

CHAPTER 01

尼欧肖·我的生活

年幼时，从来不曾想到会有人告诉我，有朝一日我会置身西非拯救奴隶。或者我会让两百多个从前在街头流离失所的越南孩子成为我的照顾对象；又或者长途跋涉奔赴遥远的丛林寻找一个无腿的残疾婴儿，而他的父母曾试图用安乐死终结他的生命；又或者前往柬埔寨金边的某家妓院拜访一名雏妓。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旅行”对我来说，无非就是开车去“目标”购物中心或者看望父母而已，他们的家依然还是我在尼欧肖镇上长大的那所房子，仅有区区5分钟车程。

刚刚抵达加纳的时候，我立刻就爱上了它。这是个美丽的国度，人们热情好客，而对于辛勤劳动的观念，更是推崇备至。然而最让我吃惊的，则是“我更好地了解了我自己”的意识，这是我从未想过的。我尤其喜欢的一个习俗——无论何时，两个陌生人第一次见面，总会分享两件事情：我来自哪里，我的使命是什么。而这本书记录着与我结缘的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孩子们的故事，正是他们帮助我走出如同死亡般黑暗的抑郁。按照加纳的习俗，在正式讲述他们的故事之前，我觉得应该略微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的外祖父，嗜酒如命，每天都在铁路线上上晚班，这意味着他白天都在睡觉。母亲和四个兄弟姐妹从来都不带小朋友回家玩耍，往往整个下午，他们都得在家蹣跚着脚走路，以免把他吵醒，否则他一旦发怒，就很可能演化成一场毒打，有时对象甚至是他的妻子。不过外祖母却用她的爱心

和善良弥补了父爱的真空。

我的父母在缅因州的班戈相识，那是我母亲长大的地方，而我父亲是在那里驻扎的飞机技师。母亲高中毕业后没几个月，他们就结婚了。

母亲二十五岁的时候，已经有了五个不到五岁的孩子：除了我之外，还有谢莉尔、拉尔夫、吉姆和我的双胞胎妹妹塔姆（没错，我们是货真价实的双胞胎帕姆和塔姆）。直到我自己为人母之后，才诧异地发现母亲为什么总能让我们每件事都变得如此容易。每天，父亲外出工作，母亲则为我们做好早餐，用那辆棕色的普利茅斯牌汽车装着我们开赴杂货店，或者镇上的游泳池，又或者是理发店。在那里，我们胡乱翻着图画书，偷听着从隔壁房间传来的只言片语，一个女理发师正在把母亲浓密的黑发剪成时下最流行的款式。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我们家成了周围孩子们聚会的场所，母亲总是让他们感到宾至如归。也许，她当时正在努力营造一种自己孩提时期期盼已久的氛围。

这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来自美国中西部的父亲，有着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和吃苦耐劳的工作热情，母亲则有着东北部美国人特有的勇气和幽默感，这些都让我和兄弟姐妹们耳濡目染，受益匪浅。

高中二年级时，我刚满十六岁，遇到了这辈子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男朋友。兰迪·柯普比我大一岁，是那种男孩子都想与其拉帮结伙，女孩子都想与之约会恋爱的家伙。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与我最好的朋友朗达·克鲁姆布利斯恋爱。不知怎么，有一天晚上我居然和他们一起约好看电影。当时我坐在他们后面，因为我想给他们一点私人空间，但结果几乎没法看到屏幕，因为看电影的雅兴总是被他俩不断的接吻打断。一开始，我并没有把他们之间的恋情太当回事。但渐渐地，在他们分手之后，我开始注意到这个男孩子。我会留心他开着那辆橘黄色的吉普车去学校，也会在周六晚上看着他沿着小溪一路开车，而我和朋友们也会在那里聚会，一边喝着布恩农场的酒，一边抽烟。与人相处，他显得非常平易近人，自然随和，这一点让我非常欣赏。